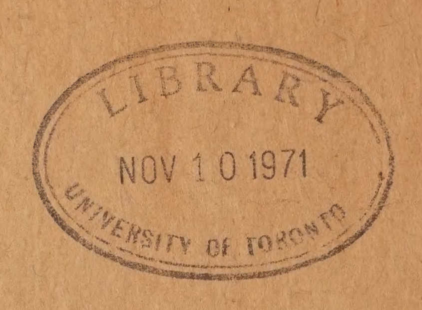

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濟美堂本

第一卷

長洲何焯屺瞻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表與韓相當

平淮夷雅二篇　柳雅不如韓碑

晉陽武第一　故在繆襲王粲閒惟退之有周漢意也

貞符　以德爲符其論偉矣然亦本末不該柳子持論往往皆據一面如封建則直舍本而齊末者所以不逮韓子

乃始陳大電大虹元烏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　元烏巨跡著于雅頌不得而并譏之也

謂之封禪　柳子獨排封禪斷以六藝爲考信

莽述承效　英華作莽述成効是王莽冊述漢家之成効不謂公孫述也註引公孫述非

鄉爲義廩　義倉事柳子書之貞符

濤炎以澣　濤與沸同

洛爾皇靈二句　蘇子美之論尤爲平正當參觀之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　按困學紀聞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桑謂承桑氏也一本改桑爲乘誤

設任桑而自處兮　任桑其事未詳或云鱄設諸恐非

瓶賦　子雲酒箴正言若反也

牛賦　東坡書此亦以譏切當世用事者不獨喻嶺表也

愈膏肓疾賦　其詞氣似柳少作未謹潔奧嶠耳

封建論　荀卿子之文也其中節制甚謹嚴　李云文章古雅精健過秦之匹

封建非聖人意也　李云未必便得聖人意如是則興滅國繼絕世皆聖人逆心之事也　初吾謂韓柳者遷固之群耳今觀其才識相尤若韓氏之學之識則非班馬所及

也至子厚者崛起曠代之下力追西漢之文氣稍不如子長之疏宕而堅緻不亞孟堅其學其識疑亦無所讓也遂讀封建論與孟堅諸侯王表等參省誦之固知子厚所學所識不如孟堅遠矣夫論事而但據其一偏則孰不有利害之數可陳有成敗之軌可指如孟堅所云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權奸不出廟堂而運天下者又何如枝葉相持之爲得也至言聖人不廢封建私其力于己私其衛于子孫柳子之言何其悖乎若曰國與天地有與立焉蓋雖欲易之而時未可不猶愈乎

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至勢也　李云既知是如此又何以云封建須廢其下既無所承藉其上又如何孤懸也

然而降于夷王至其在乎此矣　降于夷王以下與後私其衛于子孫矛盾相陷不知柳子何以云也

時則有畔將而無畔州　畔將即是大諸侯矣不在繼世與否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云云　以上論封建之過上以下論封建之病民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世得云幽厲之不由道而曰失秦在政有興必有廢其興也以仁其廢也以不仁柳子于周則曰失在于制于秦則曰失在于政是其語之最無徵者安溪批不在于政旁云此論亦有病

雖亂不可變也　雖亂上添侯王二字

及夫大逆不道　大逆何帶上一層

魏之承漢也至不聞延祚　魏豈可謂之封建晉之八王旣適其制又亂自內起然琅邪猶存渡江之祚延促之效睹矣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至末　上一段言

因之無益革之無損此一段又言勢不可革聖人亦姑因之今非復聖人所處之勢則革者適得聖人之意也

蓋以諸侯歸殷者三至湯武之所不得已也　李云此等便是流遁無理之譚亦非當日事實也

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　李云未見三代以後之聖賢用也　世得云自天地果無初乎至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爲一意以利害言自或者曰封建必私其土至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爲一意以義理言自夏商周封建而延至何繫于諸侯哉又以利害言自殷周聖王也至末又以義理言

四維論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質之以經則難爲言也固宜

天爵論明與志而已矣　明與志者所以修也明與誠對而志爲之基明不可與志並言柳子殆强爲高論以求駕

乎前人未之有得者也

庸非天爵之有級哉　性無等級氣質殊分漢唐先儒讀孟不詳疑性之有二反以修爲屬之天爵本末舛矣　曰明曰志不如其曰誠曰明也忠信卽仁義之無不誠焉耳誠未有不明者柳子蓋不究心乎思孟之傳妄駕其說也

守道論　清勁

時令論上合牛馬　三字上加季春

舉阿黨　月令作察阿黨柳子祖諱察躬故爲舉然非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之義也

斷刑論下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壬人之經也　斯言善矣柳子則徒爲詞費也至云古之言天蓋以愚蚩蚩者尤悖戾而不知反焉

果以爲仁必知經　仁下疊一仁字

智必知權　上補果以爲智四字

辨侵伐論　迂晦

六逆論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　李斯不可謂之新

晉文公問守原議先軫將中軍　問原守在僖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二月先軫始將中軍時軫并未爲下軍佐也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所附不類

駁復讐議　駁陳有餘若折衷法之中則必待韓議而後定也李云兩下相殺及以上誅下韓辨别分明柳則質爲一條而已合此兩篇義與詞觀之便定韓柳優劣或言柳議過韓者不知文者也

蓋聖人之制至又何旌焉　李云議論在韓範圍之中猶不若韓之渾涵蓋聖人制法所難明著者今固不得而明著之也

春秋公羊傳至則合于禮矣　公羊之說蓋謂父以非罪

見殺于君者也安得並引以斷兩下相殺哉此柳子少年之作于治經尚疎至復讐不除害五字不加裁剪乃小失耳

桐葉封弟辨王以桐葉戲婦寺二句　李云設以桐葉戲婦寺則將易賀爲諫矣設王曰戲也則亦將曰天子無戲言云爾庸何悖乎

辨列子是歲周安王三年　當是四年

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　惠王當是惠公

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二句　李云又轉一意言雖非孔子前要是莊周以前人也

其楊朱力命至不可信　楊朱力命列子篇名　此數句發明增竄也　李云諸辨皆極簡嚴有法

論語辨上篇　收處甚密

下篇　欲張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足以發之

辨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　後出上疊鬼谷子三字

辨晏子春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于世至為己術者　李云精覈

非晏子為墨也二句　精到

辨鶡冠子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　李云便是長沙人為之耳

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厚齋云博選篇用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

箕子碑　此貞元間文詞理淳雅集中亦不多得

進死以併命至故不忍　微子遯於荒野非若紀季入齊委身而與亡吾國尚考經不詳　由大法于敢命之後則非與亡吾國廣殷祀于朝鮮之封則非無益殷祀

聯是彝範　伏下之根

推道訓俗　承上之緒

當其周時未至至其有志于斯乎　孔子仁之尤在明夷故收處獨歸重正蒙難一節法授聖者非所期也化及民者其緒餘也　按輒箍錄此三行是其朱亡未遽死之微逸前後則斷斷不事北之節也嗚呼謝氏其仁矣哉

是固人事之或然　下有者也二字

則先生隱忍而爲此　則字上有然字

唐某年作廟汲郡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考城縣下劉昭注陳留志有箕子祠不知何以移之汲郡也

冲讓居禮二語　似贅設

道州文宣王廟碑曾不及浮圖外說二句　何必以是相形

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至豈夫子志哉　宋祁唐書曰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開元非特牽于一時之稱號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必有

辨其妄者

惟公探夫子之志十五句　序與銘皆但言伯高改作新廟之事於此自疏其立言指趣然似不如韓子南海神廟碑之恰好

柳州新修文宣王廟碑　切柳州

卜日之吉於王靈　之吉下有虔告二字

終南山祠堂碑　修整

非我后敬神重穀六句　此唐格

碑詞　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其地恒寒三句　著太白之所以名

碑陰文　志此於碑陰視南海神廟碑爲尤謹於法

饒娥碑鼃鱉龍　下有一鼉字

見怪異形　作見怪形異　碑詞用韵甚古

睢陽廟碑　當時睢陽死守李翰旣爲之傳南八事首尾

韓氏又書之矣此碑用南朝文體蓋相避也鬱麗眉之都尉挫猲臂之將軍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柳子方爲僇人假以發其憤慨四六使事復不覺其訐露耳

聞義能徙　所謂欲以有爲公有言云敢不死也

於戲睢陽之事　至或未之思歟　此段議論求與人異其于當日事勢實疏蓋力保江淮則租賦無壅可以天下全力撐一隅之賊韓公謂天下不亡其誰之力乃爲可據柳子則徒計算時日濕虛懸揣耳

大鑒禪師碑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　能卽耐字

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　以世教言之則謬舉也卽崇信其說亦有爲法也何取而牽率附會侈其盛哉

不植乎根二句　二乎當作胡字

碑詞　必欲附會而張大之故少味

南嶽彌陀和尚碑　尊之甚故其名因佛語而見

授公以衡山　授公上有眞公二字　上注云惟唐公眞公及衡山承遠未詳按承遠即般舟注家可謂昧于文義

銘詞未劫曰宏願惟孝恭　宏願于銘中補書亦一體

無姓和尚碑逝如浮雲　如字作水字

爰有大智　謂天台

爰授樂國　謂極樂

碑陰記　紀之碑陰以塞衆意則文不喧奪亦一法也

南嶽雲峰寺和尚碑銘詞如嶽之不崩　收南岳　銘佳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凡南方顓念佛三昧者　南方下有一入字　潘云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三昧今釋氏有依此教修行者

揣食不味　揣字合作搏　范文穆驂鸞錄云此碑子厚自書亦有楷法

大明寺律和尚碑　起四語名言　柳固深通其說者此文尤峻整

大律師塔銘若石廩瓚公　瓚僧名也號懶殘

蘭若眞公　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

段太尉逸事狀　深謹

至驕門下至其與存者幾何　其精神正在次第婉轉深穩頓挫處神閒氣定筆墨如生　凡史漢文字最縕蓄與左氏異者特周漢文質以時變耳今人以疎率貌之所以遠也

散還火伍中　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

先是太尉在涇州至一昔自恨死　又詳在涇州事見太尉不徒以剛勇取勝一時

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至末　言又有先識見微明非

一時意氣所成也

柳渾行狀不爲細家之迫束　細字下有故字家作加

柳渾謚議　由當時之體而鍛鍊有加

陳京行狀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某作叔明

夫忠烈之褒也二句　忠烈上有其字下句有也字

宗元故集賢吏也　應告於嘗吏於公者　是狀後於惟深行狀者又五六年故尤知所裁

房公德銘之陰　起首何用此詞費

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　楚之爲縣勝計乎

人不忘公之道　人字上有袁字

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於禁中至末　特爲廣津作也甚鄙宜削

陽城遺愛碣帝尤嘉異四句　城爲司業乃下遷嘉異旌優語非實錄特以爲逐臣立碑不得不有所回互耳

以貧故難致先墓也故詩中亦有五畝九原一聯
時中之奧二句　和叔自是一時負才用而未究設施之
人書中希聖則已僭矣　子厚文精彩處必過于抑揚不
能恰好此所學不粹之由耳
尙擁兵圖　擁作壅
魏府君墓誌　唐格少生氣
拜度支員外　下有郎字
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　三娶而無主婦豈亦如裴評事
之未娶嫡妻耶抑以卒爲讀也　當仍如裴之未娶嫡妻
也若嫡妻先卒未有不書夫人某氏後夫人某氏某氏者
凡十有餘祀　祀作事謂所事者十餘人也
由是處約以終其　其字下有世字
居又同閈　以同閈居得銘
崔公墓誌乙未　作己未

元宗南巡　當時謂幸蜀曰南巡

家有禳⿰礻更　⿰礻更字諸韵並無疑是梗字周禮女祝掌以時

招梗禬禳之事

世有顯懿　上有自葉流根四字

崔君權厝誌　以權厝故略其實誌崔者如是足爲文中

亦緻密無一鎛可議讀者未之玩耳　志所畧者見於銘

裴府君墓碣　隨事點染

耆股肱　立部伎

役喉喙　坐部伎

告其叔舅宗元　子厚無他兄弟歸於裴者其女兄故稱

叔舅

銘詞　銘中以事大小稍錯綜合敘

張公墓誌銘句會斂給　句音構

周限荆衡二句　詩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五嶺之外

至東遷之後不復遍爾

鄧君墓誌銘皇建州普城令　作連州浦城令

則亭擬閲實　擬作疑

以循官刑　循作修

內專平淮　淮作準

有子四人至哀禮具焉丶童幼如禮得附書

呂待御恭墓誌實惟呂氏宗子　敬叔爲宗子知化光非

嫡出

馬君墓誌　可書者少故撮舉其凡

志志其子之去　志作至

曾祖某某官　下補祖某某官

來拜來附　附作祔

凌君權厝誌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　固作故

令而寓乎戊　作今之遇乎戊

爲浙東廉使判官　廉字下有訪字

遂入爲尚書郎　作遂入尚書

姦吏衰止　吏作利

銘詞富天祿　富疑作副稱也　銘不及五言詩

李侍御墓誌附屬于寧岐　禮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故附屬于寧岐而不敢言天子

寧岐謂寧王岐王

大理評事裴君墓誌未果娶　唐時門第既高未得官位不娶主婦有先畜婢妾者此文可引爲据　薛巽妻崔氏誌亦云恩其故他姬子

通兩經　廿通兩經得書蓋非徒口誦之也

膳飲不違　廿慰其孝也

姜君墓誌　廿不煩濫

好遊嗜音　縮結前後

獨孤君墓碣今王父營陵于其側　父作后

今記其知君者于墓　此即記先友之意推是以錫其類

播州請代蓋其生平之誠非一時意氣激昂也當合祭獨

孤丈母文觀

趙君墓誌　兩漢金石之文

南有貴臣　作貴神

始務由明經爲舞陽主簿　旌來章之孝故追表矜之節

以見其有本也

韓君墓誌　特以弟故得銘

張先生墓誌　生卒及先墓于遺命中敘致不詞費　先

友也畧短取長繫論于後有關世教不失文體此變例之

宜採者也

聚經籍圖史二句　亦以聚書得書

虎鳴鶴誅　一作鶴鳴

爰宅上陽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爲虞公上陽大陽之誤

洽主記室　洽當作狎

愉乎其和　指虞

確爾其堅　柳自謂

故處士裴君墓誌　無事可書又不能拒中丞之請故多舉先世傳緒之美然曰以中丞故而不克並無乃爲倭非古也

不弃于君　弃作并

覃季子墓銘　追銘季子蓋自悼也詞約義微故銘止六言

續滎澤尉崔君墓誌喪焉不果行　喪其貨也

移信中　作移信州中　此誌亦一體改葬者亦可用之重爲之志者謬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曾伯祖奭　祖下有諱字

作避暑賦以下　敘所著述以成章

抑有當我哉　暗渡

石表陰先友記　例創於柳子　水經注云邳城中有趙臺卿冢岐生平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柳本諸此

鄭利用　二鄭以互文見意

魯直爲尚書郎　黃庭堅字出此

路泌　只四三語何其淒婉

柳登　其父芳下補善文史三字

呂牧　下補東平人三字

蘇弁武功人好聚書　好聚書亦得書本史遷貫嘉與余通書之例也

柳公墓表　用當時體而稍節其靡弱

二月庚寅　上增十字

符君墓版文貞元十二年歲在景子　唐諱丙字以景字代

轍哭紀事哀不能文　古人于期喪亦不爲有韵之文此其據也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嘗逮事伯舅至無遺者

述爲女與爲婦徵以舅與先人之言示信也

是歲之初至禮無違者　敘此事于中斷續變化左氏法也

不悼往事　亦自白其非以其不慎貽親患也

喪主子婦七歲　婦字上有宗字

李夫人墓誌銘　精密

我先府君每得仕至然後議焉　李夫人之殁不于柳氏

而在諸壻之所故表其先人廸蓋擇壻之勞及道路遐遠

乃從所便非不鄙族而致然固文章得體要之苟非實錄

則姻黨嗤而嗤之矣故欲爲古之文必先由古之道也

諸姑合以爲斯志　合作令令字下補宗元二字

陳君夫人權厝誌　無子卽于遺言中敘明

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補志文所未備又一例

用敢附碑陰之義　蓋石附碑陰之義

告教罕至　告教作教告父之家書稱教告

以志終天之哀　姊亦得稱終天之哀

裴君夫人墓誌以配于裴氏　配作女

睦姻任恤之行甚備　任雖非婦人之事然統之以聽順

則雞鳴詩人之意也

始夫人之疾也至相及也　及此者以見前之所書皆信

非可強而致也

余不知天之忍也　余字下增一字

先夫人八月而殞　殞作殯

亡妻宏農楊氏誌怵惕之義　義作儀

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　兵曹未及贈官夫人亦未受封而子甯已顯遂冠於誌文之首乃變例其實失禮也夫人無事可書乃生頌其子佞也

祔於兵曹君之墓　作兵曹府君

有惑不疑　有惑作有戒

韋夫人墳記　已遷祔而未合葬但書其故及日月與有志而遷葬者同例

設漁者對智伯　不喻其所以作似非爲藩鎮也

若魚幾何　魚作漁

中今漁於海　今字衍

魚之大者　上有鬻之從三字

鬻之以爲食者　以字衍

若欒氏郤氏羊舌氏　欒氏下增祁氏　四氏故相間而錯舉之

臣韓魏懼其將及也　臣字下有見字

愚溪對　中間顛指序舉錯倒謬則後之所謂已之愚者無非所遭之不幸非其罪也然稍乖敦厚　篇中所引惡溪比養小人弱水比抑君子濁涇不法知人黑水賦質昏昧

尋問閭有水　唐書地理志處州麗水縣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大字本注孫曰惡溪在潮州界誤也處州乃漢甌閩地

弱惡六極也　不美

濁黑賤名也　不清

且汝不見貪泉乎　舉一因人以累其名者爲數佐

夫明王之時　增取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之意

汝欲爲智乎至使一經于汝　無須臾忘報復宜人之畏

而擯也詞旨亦激迫少味

吾盪而趨至卒不自克　此見險不能止又深一層

對賀者　筆語自妙

姑以戚戚　下增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

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

幸矣而又戚戚

嚬笑之怒四句　太盡反少味

天對　定遠云柳州作天對其文亦幾于三問也題曰天

對似是未安天尊不可問故不曰問天柳子之文自擬子

天斯問矣宜曰對天問也

馮翼惟象二句　下補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輻旋南畫二句　柳子亦主蓋天之說

惡有谷汜　次汜爲韵

度引久窮　久作無

曜靈安在　在作藏

盜壍息壤八句　屈子本意大都以禹之幹蠱少康之中

興望頃襄王余聞之師云

汙塗而蘽夫　蘽夫疑作夫渠

宜儀形九疇　形作荆

問地方九州　州作則

爰處爰都　處一作穴

增城之高　高一作里

日安所到　所作不

而僭謂不死　僭作潛

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大字本注重校康作倉絕句無食

字作休居以康倉姑不失

幽陽潛𤇾　作陽潛而𤇾

登立爲帝二句　當在二女何親之下

師以首之　書所謂師錫也

問干協時舞二句　註言少康非朱云舜懷有苗

而丕號以之　之作瑞

寘民於𡉚　所謂𢱧民於水火之中也

中譜不列　不列不自明也

萃回偶昌　萃回下大字本有禍字

胡若之狠　狠作很

晉問太行犄之　山

首陽起之　西

黄河迤之　河

大陸靡之　東

景霍汾澮　景霍小山汾澮支河

爲爲鍭　爲下蓋脫一字

馬之所生是不一姓　註引左傳按傳作無興國焉是不
一姓屬九州之險
吳子曰魏絳之言曰　魏絳當爲韓厥此本水經注澮水
下談以爲魏獻子也
文公之伯也援秦破楚　援泰未詳疑作救秦
寘有庭實　寘作寔
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　唐起晉陽因始封之國
爲有天下之號高祖內禪神堯是崇以作歸宿似更密
枝馬同時無所與讓曹張於是失步矣
答問客曰何取　取作敢
而僕乃緘鉗默塞　默塞作塞默
而鹽逐於鄉里　鹽字上有無字　達旨釋誨之間
起廢答色元不扈　扈作黃
無異枝　枝作伎

天說　發端處李云二子皆有激乎其言之而拾莊生之餘者也雖然亦見其止于此若以草木喻之人則果蓏也以果蓏喻之人則其中之子實也烏得以蟲螢喻

蟲生之　上有亦字

今夫人舉不能知天至以吾言為何如　隱然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時主已日在危亡之中大可憂懼也

柳子曰以下　韓子之說蓋嘆夫回夭跖壽之不譬也柳子則曰夫天亦何所為哉吾則自盡其為我而已然韓之說正言若反為殘斯人者非吾所得指斥故迂謬其說猶有半焉引而不發耳柳子則直以天為無心矣則古聖人曰天位曰天祿曰天職者豈其誣歟天既無心人之仁義又何能自信歟言之似正而實昧其本于韓之廋詞亦有所不察也

附劉禹錫天論上今以一已之窮通至惑矣　韓之說非
爲一已言也懼唐祚之將替而故謬其說也
天論中求蔭乎華欀　欀作榱
問曰天果以有形　問字下有者字
天論下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鶻說今夫梟鵂至喣喣者耶　此又所謂柔惡也
捕蛇者說永之人爭奔走焉　此句伏下
悍吏之來吾鄉至又安敢毒耶　雖無奇特亦自雋快
此篇削去其三之一何如
䄍說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至其旨大矣　柳子疾當
時有司無狀不舉其罰故假此致嘆幽明理一也其有報
者必亦有責先王于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無不治也豈名
立于此教存乎彼哉
非神之爲耶　耶當作也北方讀此二字音相近

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　人未嘗以此病
聖人而聖人必引以自儆自責仍不可委之誕漫若氣數
方否而人事不修無以返而之泰則極不威福不繫帝黜
其命矣

乘桴說　文無取

而明復之難耳　復下有者字

吾何敢以廣異聞　以上有吾字

揵焉而已矣　揵拒也

說車贈楊誨之　詞勝理以為車說則倫矣

視吡齊侯類畜狗　李云柳文不雅馴若此此言蕭相如
猶不可也

方之中矣　之作其

謫龍說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　暗用夏侯泰初事復且
害若淺丈夫之言也

羆說　總領三句甚健

觀八駿圖說綿而清　清作淸

慕聖人者不求之人　作不求之於人

宋清傳　爲此說以冀人之拯已陋矣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　王本　益陋此賈豎女子誑其曹耳

柳子其未遠於鄙悖哉漢武所嘆於汲生之無學也

種樹郭橐駝傳　此文王荊公對症之藥也　李云文不

甚高而論有可存者

童區寄傳不足則取他室　取字上有盜字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　留其氏於後

留爲小史　吏作史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　與發端暗配

而討殺二豪　討作計　通體叙致分明

梓人傳凡執用之工不在列　工作功

爲鄉師里胥王以就役焉　世得云周官鄉師職尊不應與里胥對舉郡守以下又以秦漢官制混之而意義復與上文不殊爲多而已

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　版尹果里魁之職否

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　績作潰

悠爾而去　悠作攸　李云上半截論梓人處悉無漏義矣使以末意作收場而曰梓之道類乎相豈非引而不發意味深長文之極佳者也中間詳釋翻成贅剩

蝜蝂傳　頗峭潔而無甚高之論

乞巧文　爲送窮所壓識殊詞亦不能追也

揷竹垂緌　緌與綏同

乃纓弁紐　弁下有束字

泯焉直透　透作遂

鳶尸蟲文傴人肌膚　四字與恙心穴胃不切從英華本

作食人肥膏

憎王孫文然後食衎衎焉　無食字衎衎即飲食也

好踐稼　下有蔬字

輒齕齧捉注　捉作投

逐畢方文夜不燭　夜作暝

汝雖赤其文　上有大陰施威兮元冥行事九字

急急如律令　潘云李濟翁資暇錄云令讀作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辨伏神文休嘉訢合兮　訢虛其切烝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讀曰熹一音欣

招海賈文　閎壯　子厚之先晉人上黨易野安以舒其托海賈以招魂歟

蜿首豨鬣虎豹皮　蜿作蚖

弔萇宏文　以萇叔自比

敬余忠甫　作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冀陳詞而有光　光作明

犴獄之不知避兮　犴作岸

娱娱笑舞　娱娱作俣俣

滔大故而不貳　滔作蹈

伊尹五就桀贊　趙云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必合此論于君臣之義乃爲無儆漢注之最精者柳子但欲贊尹之大然君臣之分既定亦安得若此憧憧者哉　按此篇疑他人文不簡健或欲示當時庸人自解與伾文相結之失耶

梁邱據贊　梁邱之不毁是亦景公之明也晏子春秋備之

愛其不飽　愛作憂

霹靂琴贊引　妙在不濫
龍馬圖贊百樂陳兮　作百禮
慕水濵兮　慕作渭
師友箴吾何以成　成作承
懼吾不似　作懼不吾以
敵戒而不知爲益之尤　尤作由
臨江之麋稍使與之戲　使下有麋字
麋至死不悟　作麋至死終不寤
永某氏之鼠犬禁僮勿擊鼠　犬作又
悉以恣鼠不問　恣作資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一卷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二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沛國漢原廟銘　三銘皆當時體

昔在帝堯云云　發端本典引來在後人若此牽合尤無謂

又俾九臣之後　九作元

且夫以斷蛇之威以下　言今日亦非遂無功德

羣蛇輔龍四語　倒敘變換有義意

以翊天門　翊作羾較勝

塗山銘　如此文豈可並存以爲大圭之玷

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　至商周讓德焉　論至卑淺不根

是以周穆遐追遺法　周穆即可以比禹乎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似蔡伯喈其體則表忠觀碑文所

由也

武岡銘 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　兵素不練又無先聲而偏師别屯未有不往遺之禽者也

兇渠同惡革面向化　嚴綬攘公綽之功而史仍之賴此文而後世猶有考也以退之與公綽書觀之非私其族人而爲者

以示我子孫億萬年　億上有彌字

井銘　古直

舜禹之事嚮者不若曰 至 其事則信　亦小巧

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四句　文法頗跼理有所短也三載邊窘其果忘堯乎以鄙語侈爲新奇而反謂經言非實錄亦可憫笑

而堯隤然聾其聰 至 加少矣　此直小兒語也

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　宦董袁陶成一語乎

謗譽　此二篇頗可觀乃法韓李者其不出柳子決也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　猶字不如作彌字

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至在上而必彰也　似可已

咸宜　爽朗

鞭賈其賈宜五十　宜作直

其節朽黑而無文　文下有材字

以求賈技于朝　朝下有者字　此文何味之有不作也

可

吏商　此文與謗譽二篇亦相類或非柳所作

以故貶吏相逐于道　貶作敗

何以利爲也　利下有教字

東海若　是其永州擬莊之作

毛穎傳後題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于世歟　之字作以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起五行甚有筆力

與文物以受方國　與字未詳
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至咸以爲榮　因其書而并及其祖
宗兄弟之美此古人作序正體
瑾字封叔　此下太煩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發端本荀仲豫
合而爲史　史下有記字
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　李于義字爲讀
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六句　點染類字然似少味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　文莫盛于周降而諸子屈宋其
變盡矣漢氏得其緒耳何謂野乎
貞元間文章特甚至末　李云一結即得孟堅筆意　序
後復系一序文之變體從史書中來
楊評事文集後序　後序故起處但述其制作所詣　此
篇多法藝文志以爲詞然稍濇彥和而淸之爾未及于古

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武陵又論次誌傳至末　已有此故可
與王文憲集序之體異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雖古猶今也　今作之　此作無所
取
送崔羣序稟至和之至者　作稟和氣
今將寧覲東周　告寧漢分吉凶寧覲二字後人不可襲
用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爲壯夫捧腹　捧腹句是當
時語未刮磨者　此篇似符載得意文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當時體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如此作宜從削略矣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早歲文之最雅潔者
送班孝廉序相國馮翊王公　送嚴公貺下第序但云馮

翊公則王字衍　此序宜刪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溫凊奉引之隟　凊與清古
字通用　此序即步趨梁補闕之徒所以淺薄柳子少年
不先沉浸于經而遽爲幅尺所限永州以後始開廣矣
送豆盧膺序而恒以幼孤　幼孤疑作孤幼
送趙大秀才序　辭旨淺鄙吾豈丐夫隸人哉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勁拔而未淳古
送薛存義之任序今我受其直　我字衍
以今天下多類此　至勢不同也　此言豈可公傳道歟
此序詞稍偏激孟子雖發露猶自得其平也
送李渭赴京師序子嫉其不爲是久矣　嫉字不穩凡有
此者皆氣質之偏也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而子之伯仲　至如少習
然　稱之者亦有分寸

于是文行之達　達下有者字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如此文宜悉刪去夢得編集更少百篇則柳之道益光

四貢鄉里而後獲焉　昌黎再舉河東四貢

懷有美餌　餌下有者字

神文章　神作袖

吾欲抑而不歎二句　乃有此疲薾之句　此序皆流俗人之見顧視曹偶則遂以爲可矣若退之輩何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文學移而從之　文學作又舉

仕將晚矣　仕一作任覲下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句究當作仕

而戚其幼孤　幼孤作孤幼

再歲不就遜至其可厚而理乎　柳猶有激而云蘇𦤶事若此爾乖疎矣

是且不見隆　是字上有如字　按蘇子瞻議學校貢舉
狀本此雖然易其科隆其實則俗加美焉道加廣焉君子
之論豈可限于一偏也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未克決而忘之也　決是決去之
意
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二句　無可疑者理也不足信
者數也其言進退無據
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果哉末之難矣不爲居易俟命者
歎也　此篇可刪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所謂先聲後實者至是豈拙
于爲聲者歟　故謬其詞使有司無解于失士實之不辨
則是驅天下而趨于聲也巧于聲而拙于實豈士端使然
哉有司乃自致之
穀梁子曰五句　直斥其無目而託爲自反之辭賴引穀

梁子數句粗存膚仞　此篇詠㗕之作要之輕薄作者不
尚發端亦太尖
送辛生下第序略　發端見其過不在士中多平心之論
絶私請而惟文之甲乙焉則二者之患去斯能爲無私爲
守正焉耳邪乃不學而惟巳之名是邀者也
吾甚憤焉　憤字過矣使辛生如是猶當有以平其心也
憤不若惜字之穩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當時體殊凡近
遂命從姪立　從姪稱亦與經不合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從伏波將軍念從弟少游哀吾志
大之語拓爲大章意味甚雋永
獨見謀在衆少言　下智字從少言生出
後以智免歸　智免對不智觸罪
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　伏後

專爲仲子陵施士丏之徒加砭

送徐從事北遊序抑處于遠至而至于是歟　從北遊起論

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　纍纍如貫珠

茍聞傳必得位至末　掉尾生色振起全篇之勢遂拔出俗下所見之外　李云起訖間架其源派亦與韓同而稍變其音節

送詩人廖有方序皆奇怪　上有其產二字

爲唐詩有大雅之道　當時目沈宋所變爲唐詩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李云此篇即退之所病者

黃鶴一去以下　結尾傷格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休上人　休上人豈得復在高僧之列人謂柳子于彼法最深密者彼蓋感其張已而許之也

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　角立相望謂清涼山形似鷲嶺也然摩滕法蘭所對明帝文殊自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即于此山攝化之語为屬後人附會故作者不取　潘云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去

偉長德璉之述作　稱引不逾選學于唐格亦凡語也此早年文不出唐格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不于其書而求之至況其意乎　斯言也吾取以爲陸王氏之徒砭焉

其土汪汪也　汪汪疑作汪衍一汪字

求道者多半天下　者字下有之字　此篇奥旨括于送琛上人敘中

送僧浩初序而賤季札由余乎　季札由余用夏變夷者也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　不暇遠引與易之乾坤論語之本立道生猶有合否也

無夫婦父子至不知韞玉也　此遁詞耳天下豈有外倫而能盡性者乎

且凡為其道者四句　所長止此何至去人倫無君父以狥之哉然則柳子可謂昧于輕重者矣　此篇柳子極用意之作

送元暠師序　劉禹錫引不足以發之故重有此敘

送琛上人南遊序　彼敎之金隄底柱

送文郁師序　與送從弟謀文同趣借族兄弟以自抒胸臆

送元舉歸幽泉寺序　永州初變文體時刻削而不免局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語頗多凡俗

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　以輕先重施之作序是佳語但于釋子殊無涉耳

監祭使壁記　謹潔　永州以前文之至者

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　謂非必神之者是其識有所偏于附之一言亦自相違反其失與緇說同也

洎執役而衛者　役一作殳言衛則作殳爲是

四門助教廳壁記後魏太和中　太和元魏孝文帝時也

貞元中王化既成　王化既成四字太無歸宿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賀與歸則既見于文矣他不足稱由三子者始非文人清官則可以無書也

武功縣丞廳壁記凡以戰得爵至末　德宗以後神策軍士倚中官爲暴横于畿赤結語微及之　前路官之有丞何必煩引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亦無敗句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更簡百餘字則筆力益高　起處先敘軍府所領之大所寄之重乃記改作是堂緣起

以執秩拱稽　指軍

以譯言贊賓　指賓

合二使之重　二使豈可並論鳥獸雖野亦不足以言賓也但欲對舉使文整贍亦嘗即押舶之名思其義乎

增德以來遠人　指賓

申威以修戎政　指軍

問工焉取十句　太承襲前規

羽鱗貍牙之物二句　韓子引經惟在義理器數名物則古今異制不苟務博

華元名大夫也四句　何乃引此

願訪于金石　訪一作勒　此等文不可與送鄭權序比猶是燕許之拔出者

邠寧進奏院記　燕許舊規亦閎壯可喜

以奉王制以下　鋪揚皆太煩惟忠惟敬以院至耶既至矣後又云他政之未何也　此篇其半可削

興州江運記　在唐人中已足高步永州以後則超羣絶倫矣　尚覺拘跼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　平淮碑書監軍者不得已而存其實若中人錫命既乖典禮又無關係何以書爲

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　而字上有退字

盛秋水潦窮冬雨雪　注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句法較堅硬疑公後所改

西門遺利四句　非溉田非塞決也所引二事未當

全義縣復北門記由道廢邪　注一作由是道以廢邪上用推是此用由是文法相犯短幅不應有此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無味此當時輕浮套數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柳州諸記是眞美故皆如
畫出此是粧點虛景苦乏生氣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英華作獨孤常州文者
近之
歲在辛卯　辛卯爲元和六年柳子既振拔當時文體矣
何當有是　前此辛卯爲天寶十載至之有初晴抱琴登
馬退山對酒望遠醉後作一篇詩中有王旅方伐叛虎臣
皆被堅魯人耆儒服甘就南山田之語于時方討南詔則
此文亦出于至之有可徵也
于是手揮絲桐六句　語雖氣輕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公之居高以望遠　并收外之一層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怒者虎鬭企者鳥厲　兩者字並
作若字
環行卒愕　行作顧

其上青壁斗絶六句　寫萬字有餘韻
敢頌休聲祝于明神　推開借父老輿頌見之始不俗
零陵三亭記　一有薛令作三字
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三句　不偏枯　按桂菅家洲永
新堂零陵三亭皆爲說以發其端唐語林言淮西事當直
起者非柳子之論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自韻
吾聞之曰　吾字作土字
道州毁鼻亭神記除穢革邪四句　從薛之治道州爲政
大體發端已涵蓋下兩層
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二句　領下兩層爲二敎輿起
本　上句又見非有功德于此土　文謹嚴但亦是常語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甘茂盟息壤　息當爲滋息之意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今所謂東邱者也　者字下有輿之

宜者四字

爟爇代之及也　收上竹木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其照也逾寂二句　從覺照起論却似收不轉

柳州復大雲寺記董之禮則頑來之刑則逃　先王爲治百家皆所用是或一道也讀西域傳其效可見柳子至此信奉佛氏似少衰矣蓋讀書久而少有悟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文不高釋氏取與東海若篇表裏

永州鐵爐步志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任昉云兒楚間謂浦爲步語之譌耳

則求位與德于彼數語　筆亦膠繞不圓快

大者桀冒禹云云　此文直斥在上者徒建空名旨趣既已偏若求其警策則又無有何以存諸集中　按此文似

爲以門地論相而發

遊黃溪記　發端既渉模擬又未必果然也刪此而直以

黃溪距永州治七十里起何如

有魚數尾　數字下有百字

有鳥赤者烏翼　者作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中多寓言不惟寫物之工

傾壺而醉　帶出宴字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反呼始字

始指異之　虛領始字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　下有不與培塿爲類六字

蒼然暮色三句　始字神理

心凝神釋　破惴慄

然後知向之未始遊二句　上句帶前一段下句正收始

字　李云羈憂中一得曠豁寫得情景俱眞

鈷鉧潭記盪擊益暴四句　寫出鈷鉧形貌　李云記文
只是情景字句均適最忌餘剩
鈷鉧潭西小邱記唐氏之棄地　棄地比遷客
則清泠之狀與目謀四句　四與謀字為遭字起本　心
神二句寓已之可貴
爭買愈不可得　爭買下有者日增千金而六字
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茲邱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
言表殊不自得耳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聞水聲如鳴佩環　水激石而成聲
一句中將下兩層都暗領
全石以為底　敘明石字先寫四面竹樹
潭中魚可百許頭六句　透出清冽
怡然不動　怡作佁
其岸勢犬牙差互二句　石岸差互故水流皆作斗折蛇

行之勢爲岸所蔽雖明滅可見莫窮其源也

袁家渴記皆永州幽麗其處也　其近刻作奇然恐均誤

或是異字

謂水之支流者爲渴　支一作反爲是

每風自四山而下　至大都如此　發明反流襯筆尤狀出

幽麗　李云末段言風處亦以興已

石渠記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李云名理　遠者虛谷相

應故此貌已靜彼聲轉遠也

石澗記道狹不可窮也　李云可窮便非佳山水

柳州東亭記　甚古

乃取館之北宇右　至復其號　似古明堂制

則胡復其號　朝字下有夕字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在薄水南山石間　薄作潯

有右川東流入于潯水　右作支

北流涛水瀨下　流作沉

其上有穴至如器物甚衆　先敘山之所有

黑肌而赤脉三句　始敘山之所出名

在多秭歸　在疑作尤　此篇多擬山經

寄許京兆孟容書很忤貴近　謂中官

加以素卑賤至更造怨讟　此亦事理所有但素無善行

則異同之口得以實之人遂莫加憐耳

外連强暴失職者　謂革阜

此皆丈人所見　見字上有聞字

消息于亡　于亡作存亡

不知辛酸節過　節過作節適

自古賢人才士以下二段　太叢散太模擬

范座騎危　座作痤

今以恇怯渋浥至愈疎闊矣　牊綰前後

假令萬一除刑部因籍三句　是所以息謗讟者之猜攙落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一面專以宗祀祈哀既爲力差易亦人人所必動心也

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　先提起此一層

雖不敢望歸掃塋域　顧先墓

退託先人之廬　顧田宅

就婚娶求徇嗣　顧子息

與楊京兆憑書而其忠誠者　而字下有激字忠作中

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　符堅謂尹緯宰相才王景略之儔非王猛抑緯爲令史也

近世尤好此類二句　李云柳子自言得號爲輕薄人觀其謫後仍是此等議論据要津時可知

不益于世用　益字上有盡字

彼不足我而惎我哉　注引說文惎毒也按左傳楚人惎

之脱扃杜注甚教也

言而有是患二句　李云省筆

苟知之雖無有司　至　其必有施矣　安溪師云此皆子厚之所以敗而終始拳拳若此故知其爲有心人也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　三段自爲聯絡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二句　柳子置子政于第二流

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文人作丈人

理不一斷以古書老生　自韓柳所見皆頗脫略先儒章句矣

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　上云無有是念而此云云然豈謂量移善地爲好官耶

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四句　李云四句詞甚晦大略言已自處且未能自免于常情之中如下歸鄉閭立家室託嗣續之類是也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

已矣語本表記

使有世嗣　使作所　李云世嗣謂已也　此篇敘情欵不如與許書而所答薦舉文章二者卓犖可用之言爲多

與蕭翰林俛書乃岌岌而造其門哉　若作造其門則岌岌當爲汲汲若作岌岌則又當云躁其門

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過大收前一段恩甚收不能塞衆人之怒以下一段

居蠻夷中久一段　其氣韻兼屈馬而有之

身被之目睹之至又非道也　筆筆旋折

朝夕諷謠使成文章　李云首言困扗處自命甚重終之以作爲諷謠文章盡其本領只如此也然文采精麗之極

與李翰林建書　與致思謙書略同而稍碎

與顧十郎書以非乎人而售乎已　非乎人今所謂刺也

不意瑔瑔者復以病執事　似十郎又坐劉柳累者

與韓愈論史官書　按退之以是年撰進順宗實錄舊史謂其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實然則與劉秀才書遜詞自晦其識遠矣當其下筆則詞直事核而仍不敢以褒貶自任召鬭致憎雖謂之中道可也

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至利其祿者也　文法從賈生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兩難化來

決必不沉沒　大字本作決必沉沒注重校一本必下有不字按韓與劉書云決不沉沒故反其詞耳今考異載柳書作決必沉沒柬子當日所見之本爲無誤也　李云詞氣逼直以極其辨是子厚本色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竊自冠好遊邊上三句　以下致太尉逸事皆破疑不得實之意

宜不苟過日時　顧力字

連遭㶉羸頓　㶉下有𤞽字

第不能竟其業至末　答書當有規其志太銳而取困于
世者以下言雖知其病終惟不得已又即從史遷句生下
波折皆有源
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　傳信傳著以終得其實當即籍
之之意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李云所言者簽數一端然
摘出學者讀書不謹而輕于立論之病可以推類警省
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　世得云孔疏云九過揲六
過揲過猶遍也言揲之九遍六遍耳節用過揲二字似未
妥
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　不遺等字何等謹細
君子之學五句　李云極得讀書之法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李云于與夢得及此兩書見盡心
經學若此後之綴文者動儗韓柳其于聖賢經傳蓋無一

卷成熟者根本蹶矣

知春秋之道久隱　上增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十九字

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　今但有微指亦不知復有宗指也集注豈纂例之異名耶

于紀侯大去其國　此條稱于微指尚有疑焉太王之避狄猶可以立國也紀侯之義固當效死勿去耳然而春秋不責紀侯者其亦傷天下之無王乎

見聖人褒貶與奪三句　杜牧之曾襲此語

其言書荀息　此條今檢陸氏書不得

頃當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孽子　申生之死荀息立于朝而不能爭是其失耳若立奚齊不可責以奉君之邪心也至于立卓子則謬甚卓非奚齊之母弟均之庶孽息不從奚齊以死則立君者將以定國也舍舉國屬望之重

耳而奉童昏以臨之以啟再亂身亦不免焉經權兩謬聖人安得不貶之乎其與仇孔同辭者仇孔固亦有貶也爲正卿執國命亂臣無所顧忌而無禮于君身預其禍若一匹夫謂聖人之猶有取焉然非歟柳子謂進苟息以甚苟免之惡夫君弒賊不討者不書葬聖人于苟免者固不許其改得爲人臣子履后土而戴皇天矣肅待進息以甚之哉　立齊君命也立卓非君命也可以行權而不能計安國家息雖欲辭其罪不可得矣

今凡言貶息　凡作兄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渏古　二書皆柳子得意者雖無所有然極反覆馳驟之態也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又得部中廬墓父者　作父墓

又二十年來三句　多閱則識眞

怪而掘其土　而字上有攫字

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　李云封股廬墓韓柳交譏之
然廬墓與封股又自別
聖人有制度以下　不滅左氏內外傳之文
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句　李云極是
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三句　李云何其篤厚　意本漢
書王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及張敞論神爵事所云務自
增加漭浮散朴諸語之意　李云一小事而能見其大者
訓辭尤深厚
與友人論爲文書非謂此與之不足六句　世得云此文
所云得之蓋老蘇所云天之所與者其云比興惋拓四語
則人工雖至而非天之所與者也得之難者天也知之難
者人也
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二句　帶上一層
況乎未甚聞者哉　聞字下有著字　李云盡歷代文章

作者傳者之弊而隱寓其所爲卓然自信者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二句　管子說見海王篇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饒州作連州

則油然而清二句　言其粹

其竅滑以夷二句　言其美

凡爲此也　以下若即接是故經中云云斯最善矣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以下兩段乃因其微引之多而極其辨以折之不知其爲羨言侈論有傷文格豈其踔厲風發之故習不能以自制歟

則不必服　則字上有連字

姑務入而夸辨博　務字下有勝字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行則若帶纆索八句　亦何至此汲汲無歡宜不永年矣

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　由作猶
獲是而中　中作終
視人之害若利　言不以動于心非因人之害以爲已利
昧昧而趨至高明之圖哉　爲韻語甚古
與李睦州服氣書貌加老而心少歡諭　諭作愉
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至進决于城下　若此張皇則是借
以發其文非爲睦州效忠也
今使號于天下曰至固小子之所懔懔也　與前幅一一
廻環呼應但不應徒爾詞費使人厭其寡效爾古文與詞
賦派別判焉柳子所以馳騁縱横若是反減其工者微在
必合屈馬而一之詞勝氣溢乖自然之節也
與楊誨之第二書　多有不足纍纍致辨者而亦毛舉不
已所謂道不足而强有言也
不過其勤讀書　過字下有欲字

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　世得云自此至爲僞乎爲佞乎是一段稱古昔聖賢以諍楊之失然細分之又有兩層自書之言至不爲也非不能也爲首層對楊欲任性率眞而不能勉強立論自凡吾之致書爲說車至如是而心反不愧耶爲次層對楊以已之失爲非聖道立論而結之曰僞乎佞乎僞結首層佞結次層

若果以聖與我異類至聖人不足重也　此一層從孟子中來非無實之辨

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　世得云自此至此甚未可也是一段言涉世之道以諍楊之失車不得不行險譬人不能不涉世也然細分之亦有二層上層辨甘羅終軍是一種入世法下層引嵇康阮籍又是一種入世法要之均非中道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世得云自此至而惡之也一段

又就楊身上寬一步說收前二段意楊之所惡在佞前言僞乎佞乎其旨亦歸於辨佞也故此單收佞

非特于可進也四句　又云可進可退顧上出世一段意

吾年十七求進士　自此至幸甚一段又就自己身上說法狂疎輕薄兩意又分照上二段

日思摧其形　暗照縱心意

旦暮走謁于大官堂下　暗照出世意

益知出于世者之難自任也　總收

今因道人行　此道人當是道州人非浮屠

答貢士沈起書

幾于萬一用以爲報也　下萬字作爲

此早年最卑淺之作宜删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爲得重賂

此即上所謂羣小之慍轉因水火之孽而得光明也

宥而彰之　宥猶助也

顏曾之義二句　收得密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乃知欲煩陽公四句婉轉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至可無愧矣　此段應陶醇煦懿熙然大洽二句言外亦見化百數人不爲功坐一人即致累恐失平也

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　以下皆所自欲論列者借與諸生書發之先明其無罪下則所謂大體此以解德宗胸中之惑下又見詔命雖優無以解于衆賢也

故少佐筆端耳　諸生之留陽公意誠善而不長于措詞柳子盍出此以佐之

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　顧元禮叔夜事　此文削其半則及于古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僕自卜固無取五句　筆善折故常

語皆遒峻然不應若是之費辭也吾以為柳子之求遠于
六代者以此
然雪與日豈有適哉二句　李云詞無涵蓄至此
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二句　此等語亦何味但覺其尖
薄耳
古者重冠禮至大類此　李云繁稱瑣引子家修詞之一
累惟昌黎能免是矣
故吾每為文章至而以為之文也　李云文章根本之病
作文精微之要盡于此矣
抑之欲其奥二句　對輕
疏之欲其通二句　對怠
激而發之欲其清　對昏
固而存之欲其重　對矜
本之書以求其質　言實事也　質者道德之本言其大

體
本之詩以求其恒　言常理也　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細
微
本之禮以求其宜　節文之中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是非之辨
本之易以求其動　變通之道　按未嘗敢以輕心掉之
八句以心氣言之此存乎文之先者也下六句乃卽臨文
言之抑揚二句謂命意也疎廉二句謂布勢也激存二句
謂鍊格也此于逐句反復先後尤當彼此相成斯爲意不
浮爲勢不窘爲格不濫也
有徐以告焉　徐作餘
無招越蜀吠怪　此等收法亦有迹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少作殊無條理
古之道至子皮是也　所引淵誕無當

是誠難矣　非其難也事至微淺故美不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仲尼可學不可爲也　不可爲言不可以居之不疑

馬融鄭元者　全　僕幸非其人　如馬鄭者恐終唐之代不可見柳子謂其不少亦非也乃云幸非其人語尤浮薄

此作自然古雅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其教也雖若是　上三字誤以注入行

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　畢作必

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　子厚亦斷然以孟子爲經

異日討也　討字下有可字

道苟成則慤然爾句缺　似揚子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

過僕數等卽謂下子雲之徒也

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　作四賦
事以酉當　無以字　李云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品題
古人及當世高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秀折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少作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是時不可遇　時疑作特
人居相位　人作入　此篇前仿國策結參漢體　李云
此文格調似韓子　同知當日切磋相資同工異曲也　按
此與應科目日與人書貌似而命意殊不如韓之工用筆
亦頗简紆徑差異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歲以一文論則
韓果數倍矣求諸全集可也

始以宋元諸言及四愍賦　作四賦
事以陶諧　無以許　李云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證
古人及當世詩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秀折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少作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是時不可遺　時說作特
人居相攸　人作人　此篇前仿圓策結參漢體　李云
此文格調似韓于兩知當日切磋相資同工異曲也　按
此與應科目時與人書絕似而命意深不如韓之工用筆
亦須論其美惡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歲以一文論則
韓集數倍於宋諸全集可也

義門讀書記 河東集 第三卷

長洲 何焯 屺瞻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再名而復擠之特以劉遇其長尤無狀故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　蜀才自子昂之後當數符焞之

王吏部以清議自任　吏部當是王仲舒宏中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啟　叠足榻翼　榻作搨

是以有前日之拜

是以有今茲之問　按雲麓漫鈔云唐之舉人先籍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試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所謂前日之拜今茲之問指是也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啟　庶幾其文猶或傳于世　自知之

明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累奉游宴四句　略見爲
文苦心并知韓子于滕王閣所以但記新修歐公作有美
堂記不得已而出于蹈虛也

禮部賀册尊號表理歷凝命以下　此賀尊號準格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此皆宗祉啟祐皇心　宗祉下有垂
祉二字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中間歷敘赦條爲賀

御史臺賀嘉禾表靈岳不愆于贊祐　切幽州

禮部賀甘露表　本色正作

畏景轉炎二句　見降末止意

禮部賀白龍等表疊瑞重祥二句　以西內爲主

敷彼青光　青作淸

遠通邊徼　總束

知人之溥洽　人字下有和字
禮部賀白鵲表伏奉進旨　旨作止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字字體要玩諷彌佳
柳州賀破東平表五兵承戢二句　束上生下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使表山川倏臨制之形二句　有骨
爲樊左丞讓官表儻蒙垂收紫涣　紫涣乃不成語應作紫泥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志慕孟公二句　孟之側軍敗而殿何以引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不似公文亦殊質健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故材舊壤　材疑作村
代韋永州謝上表　此應用文字兼備論事之體
謝除柳州刺史表　無一字不妙深婉悽壯可謂兼之

早以文律二句　言屈之久

臣以不慎交遊二句　言過之輕

爲楊河南謝設表宴飲斯及　飲作飫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句句佳王詩柳表足以相當

謝賜時服表荏苒星紀　貼時服

不循彝典　下疑脫一句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得體在質　按今制但米五石布十疋折銀八兩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紛紛郁郁　四字上有遂使二字

讓監察御史狀　此狀可爲李賀當舉進士之一證

以幼年逮事王父　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准禮二名不偏諱　廖氏九經總例云舊杭本作不徧諱

偏當作徧

柳州上本府狀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　又申此語明已

非用邀名動之以必從

輕賜麾纛　賜作肆

爲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猶竝虜王

還師已期于席上　王言解明王之道其征也則必還師

衽席之上

纖縞當強弩之初　翻新用事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當伊尹無恥之辰　無字未穩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鼠無夜動二句　恰分貼

齊魯所以獨工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合莖脆以爲強　潘云莖

當作莛七戈切莛草莖莛脆廣雅曰莛亦脆也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一本作上宰相

狀

未遂執珪之願　執珪用曹王語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勝奏狀

爲長安等縣者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此等一字不遺有所未喻

祭楊憑詹事文　莫成子姓　楊氏無子故云

祭穆質給事文　起四句涵蓋穆之兄弟及其先公與子厚所遭言之

其廢自久　自作日

祭呂衡州温文　二事相期　期作勘

昔爲鳳爲麟二句　柳子亦自道云爾寓其神栖其魄則在今所傳之文章也

祭李中丞文　王播等八人者惟馮逖無聞焉可謂極一時之妙選矣文所云愼擇寮吏必薪之楚者眞無愧詞惜

乎失其名也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可削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可削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可削

南州斗酒　南州用徐孺子祭黃瓊事

哭張後餘詞然而不顯　而作猶

吾謂善與惡至無取喜怒於其中　仍是天說之意然較渾融

道之出者多　重較本作道之出其離焉者固多

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　諂與惂同　後系以詞纏綿激壯

舜廟祈晴文　未見大手然非俗韻

祭井文　似過于工妙然未易與俗人道也

祭門文敬用瓢齊　齊音咨

祭六伯母文 懿彼賢女 懿作粲臨邛令三女作粲 早

歲文情詞兼爾欵至

祭獨孤氏丈母文 友之母稱丈母

祭崔氏外甥女文 甥于我氏 甥一作生

雖云惟性 惟性作性善

敷暢浩遍 浩作洽

賞期振耀 賞作實

宜福其遭 遭作豐

祭外甥崔駢文 惟俎及壺 謂身不得俱也

以下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云云

發端三聯統謂與張劉投分之切故下云繼雛天祿

文許後生誇 子厚弱冠升名遽呼未遇者爲後生毋乃

器識之淺歟

殊音辨焉撾　馬撾疑亦蠻中事當更考之
同病憂能老　同病謂劉
宏農公以碩德偉材屈于誣枉云云　此前詩尤工字字
鍊治經史無半點草料
璧非真盜客一聯　朿脩奏讞前在江西日贓罪故先着
此一聯
獨棄傖人國以下　子厚自述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谿端直貫注銷魂弔影
一聯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夢繞羽人邱
謂婁將入道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起二句墻臧風字
積霧杳難及一聯　起遠字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妄迹世所逐　妄迹其達摩所謂有

爲法乎

日出霧露餘一聯　日來霧去青松如沐卽去妄迹而取
眞源也故下云澹然有悟

贈江華長老風窗疏竹響二句　借竹風松露喻老僧之
眞寂也

古東門行赤丸夜語飛電光　赤丸暗寓武氏

魏王臥內藏兵符　言元衡旣主用兵又不能驅駕諸將
師老于外變作于內懷憖入地深笑其智小謀大也

予西掩袂眞無辜　眞無辜言豈眞無辜耶

敵國舟中非所擬　非所擬謂非平生排斥之人忽出所
倫之外也

絕臏斷骨那下補　下一作可然下字較勝言如何下手
也重校下一作服

奉和楊尙書郴州追和云云朋同遲客心　謝康樂南樓

中望所遲客詩見文選中其詩乃孟夏作此句用事最深

寄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重校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按四字當有末二句乃呈劉也

善謔驛和劉夢得酧淳于先生　發端自比當日遠貶之久忽遇詔追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元微之有哭呂衡州詩六首

九原猶寄若堂封　杜哭王彭州掄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同此意也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翁仲遺墟草樹平　沈佺期渡南海入龍編詩尉佗曾馭國翁仲久遊泉亦以翁仲爲嶺外事但檢之不得其原　皇甫錄近峰聞畧云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三丈二尺氣質端勇事秦始皇守臨洮聲振匈奴

秦範其像置司馬門外匈奴使來見之猶以爲生惜不載所出何書　出桂陽下湟水正連州地題云分路則翁仲句乃適柳之路也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吳喬云中四句皆寓比意驚風密雨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亂颭斜侵則傾倒中傷之狀嶺樹句喻君門之遠江流句喻臣心之苦皆逐臣憂思煩亂之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蒹葭淅瀝含秋霧一聯　霧鼓吹作雨秋雨即蒹葭之聲夕陽即橘柚之色也細按之作霧爲是乃嶺外風景遇霧多見日晚也

非是白蘋洲畔客二句　注中當并引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二句落句乃顯

嶺南江行山腹雨晴添象迹　近峰閒畧廣西象州雨後山中遍成象迹而實非有象也

柳州峒氓　後四句言歷歲踰時漸安夷俗竊衣食以全性命顧終已不名亦將老爲峒氓無復結綬彈冠之望也

欲投章甫作文身　言吾當遂以居夷老矣豈復計其不可親乎首尾反覆呼應語不多而哀怨已至

別舍弟宗一　一身去國六千里　通典柳州龍城郡去西京五千四百七里

欲知此後相思夢二句　韓非子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得相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落句正用其意承五六來言柳州夢亦不能到也註指荆郢爲宗一將遊之處非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臨池尋已厭家雞　盧攜言劉柳並學書於皇甫閲柳爲升堂劉爲及門宜有家雞之戲

附劉夢得酬家雞之贈　柳家新樣元和脚　註言元和間

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按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于章草爲時所珍湖湘以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以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彊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是子厚先擅書名于元和之證且未有乞書于子厚而反稱公權者也詁非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滋味還堪養老夫　結句正見北歸無復望矣悲咽以諧傳之

遊朝陽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羈貫去江介　天寶之亂柳氏舉族如吳柳子之父爲宣城令者四年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亣高欲自舘　館作舒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　萬感俱集忽不自禁發端有力羈禽響幽谷一聯　似緣上風字直書即目其實乃興中之比也羈禽哀鳴者友聲不可求而斷遷徙之望也起下

懷人句寒藻獨舞者潛魚不能依而乖得性之樂也起下去國句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 釋志東皐耕 釋土解也詩云其耕釋釋箋云耕之則釋釋然解散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 鶴夜半而警露此句是不眠待曉即隱憂偹示夜之意尤不露骨也

覺衰 是時春向暮至商頌有遺音 旨趣在此蓋感十年不名也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 神明固浩浩 神明謂君心也

暮景過西岑 轉出夜還

木落寒山靜一聯 霙大謝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入門守拘縶以下 敘志

五辟咸肆宥 五作三

所懼齊焄蕉 蕉與蒿同義禮記祭義注蒿或作蕉

韋道安淮水秋風生　秋風生暗用風從虎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不減陳思贈白馬之作

世義安可支　義作議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名從行至祠下口號遙駐野人居

遙駐二字已暗括見名從行

肸蠁巫言報　遡注肸蠁蚊類言大福之與如此蟲群飛而多　此詩天然自工政使極意彫飾竟莫加也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蒔藥閒庭延國老　國老比中丞

開尊虛室值賢人　賢人則謙言已非淸流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　一三四工在次第如畫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花開日日雉背飛　戲之也　公暗以長老自比

茆簷下始栽竹白遠棄幽期　棄作契

種仙靈毗門有野田吏　吏疑更列子有田更商邱開之
文卽叟字分書也
幸及兒女奔　結少味
種白蘘荷庶氏有嘉草　庶讀如藥煮之煮
攻禬事久泯　禬讀如潰癰之潰並見鄭康成說
戲題階前芍藥願致溱洧贈二句　陳思王詩南國有佳
人華容若桃李　結句雖戲亦楚詞以美人爲君子之旨
也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路遠淸涼宮　一本作路
遠一作遶植
一雨悟無學　雨悟一作悟雨
淨土堂淪溺窮苦源　淪溺一作論極
華堂開淨域　華堂一作龍華
零陵早春　郃武本作春懷故園

田家盡輸助徭役　徭役一作淫侈此不知詩意之婉者也

聊就空自眠　自一作舍

東鄉後租期四句　車陷泥澤非敢後期而遽遭鞭朴故曰少推恕也

古道饒蒺藜二語　即含迷去住三字

行路難披霄決漢出沆漭　決疑抉

啾啾飲食滴與粒　啾啾作啾嘍

工命採斫杙與椽　杙與作栰爲

桃笙葵扇安可當　當合作常

讀書　詩亦無窮起伏

感遇鴻鵠去不返二句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高祖楚謌之詞句異則泰伯也

丸鼓驚奇音　丸鼓謂元帝材定陶也

東海久搖蕩　謂東海王疆
南風已駸駸　南風烈烈吹黃沙賈妃謠也
居貨捐千金　居貨用子楚事
啄史誰顧蠢蠕群　此句怨而怒矣樂生報書自温厚也
此詩以燕惠王比憲宗然以此稱樂生自爲工也下三
首篇亦有指斥
詠荆軻長虹吐白日　用事變換
秦皇本詐力以下　又卽荆軻必欲生刼之以報太子之
意與上臨事竟趑趄一層反覆呼應言所患不在無勇而
反失太子燕秦不兩立之本謀則短於計而失諸愚也
省試觀慶雲圖詩設色初成象　在天成象破圖字卽含
卿雲
高標連汗漫二句　空濶
裂素榮光發　圖字不略

以下非國語

不藉篇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至不勸而勸矣　若曰存其禮而又能推行是政則誠善矣藉田猶不能躬親則時使節用者其又何望焉柳子立論大抵欲快一時之見伸一夫之說而不究其源流者也

穀洛鬥篇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四句　恐懼修省以圖其本而無廢水土之政焉則庶乎不墜于一偏矣

問戰長勺之役篇　此條乃非一偏之論先儒譏之者畧于知戰之本一語耳

卜獻公卜伐驪戎篇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　易洪範之言柳子固嘗誦之矣何立論之易也

狐突篇以親則外王父也　據左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爲舅氏特以母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固非突之女也柳子乃

以奚爲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

荀息篇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　春秋之情不外乎文也

逐欒盈篇陽畢以其父弒君而罪其宗　其王父非其父也

新聲篇苟說新味亦將卑乎　新味之云淺陋不足陳

外集

披沙揀金賦　合觀迎長日記里鼓三賦皆當時格其中警句尚勝香山也

幽以即明　上增將去二字

旣堅凡好　作實旣堅而且好

翻混混之濁質　混混作渾渾

粲葬星繁　葬是若字之譌

而歧昌即詠　歧昌作祈招

迎長日賦 期廢疾而匪徐 廢疾作匪疾
故可以知上下之際 際字上有分字
浮光于俎豆 光字上有晨字
則無爲者委照將久 無爲作無違
記里鼓賦 宋書禮志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
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
駕鹵簿以次指南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年十二月庚申
新造指南車記里鼓
河間傳 可使奚官先壁道 壁道宜作辟道
河間命邑臣告其大召鬼祝詛 漢書皇太后皇后公主
所食曰邑此云邑臣豈其公主耶
箏郭師墓誌 此文夢得遺書稱嘆不知何以在外集中
運掌擊 潘云擊烏貫切與腕同玉篇作擊
屈折愉繹 屈一作抑

學者無能知　知作如

曰猶鼓音四五行　曰作日

趙秀才群墓誌嫛曰死信孤乃立　伏追初

嗟然秀才何汲汲　伏憫天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文爲邅客發不爲馬作也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第二表兼前代之軌模　軌作規

第三表祝融讀三皇　讀作續

今者君臣周德　周作同

廢而不續　續作纘

第四表以廢先君之典則若專焉　則作刑

必惟思而內省　惟作懼

以要天地祖宗　要字不當義理

第五表囧以遇三代之文　遇作寓

以陛下之詔　以字下有違字

第六表陛下教遵道脩　遵作尊

昔漢宣帝謂元帝曰四句　雖據祖宗舊典然出之臣下似倨矣

何以知宗廟之復　復字上有興字

悢悢而不自安　悢當作悢

爲裴令公舉柳冕表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　或作忠肅明允或作明允忠肅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不自妖孽　自作有

恃東泰十二之險二句　承作威

竊據一方二句　承專祿

朝宗之地二句　承海

封祀之山二句　承岳

餘孽滔天　承父祖

遂使云亭有主二句　承封祀

遼海無虞二句　承朝宗

縱捨有感心之化　包括劉悟事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一作狀在前集

答鄭員外賀啟　似非全篇　敗處重校一本有伏惟同增慰慶六字

答諸州賀啟　重校有勞致書間候息增深八字

康熙丙戌新秋假外弟吳子誠所收宋槧大字本柳先生文集粗校一過緣失序文目錄不知出于何人其字畫乃乾淳以前書也此本合非國語上下二卷共編爲四十五卷而外集二卷附焉疑祖四明本箏郭師墓誌註中已載胥山沈氏則非沈晦本矣雖闕十之三然近代所祖刊本皆莫及也毛斧季云宋本李杜韓柳集李柳兩家最少予亦幸而偶見之耳香案小吏何焯記

陳氏書錄曰姑蘇鄭定刊于嘉興以諸家所注輯爲一編曰章曰孫曰張曰董氏而皆不注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此本疑卽鄭所刊云焯又記　跋明刻小字板

癸巳八月借義門師明刻小字本柳集校過下注一刻云云卽此本所異同也其本無龍城錄師云此是後人僞作并無集傳等篇其注簡而當與此大異故注中錯字尚未及改惟詩得先生所藏宋刻殘本校過是刻卽翻此本而注中某曰某曰都削去幾使文理不順矣

右附石湖張進跋

義門讀書記

歐陽文忠公文　鹿門選本

上卷

長洲何焯屺瞻

準詔言事上書　漢王舜等以百萬之兵至少則勝之明驗也　三事亦未審其實如王舜之事亦所謂偏敗衆攜耳其四曰禦戎之策　兵將財用皆不具雖有禦戎之策將安所施哉公言眞紙上空譚也

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　半年安得遂可用耶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其意之曲折似陸相氣之清潔似李侍郎　五代史記宦者傳論與此文略相近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可以裁去其半不必乃爾辭費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至而人君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冒頭太冗

論選皇子疏　得進言之法有體有味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至其可默而不言　工于發端

其優游宴樂也三句　陪説處婉而不迫

居外則無一人可親三句　悽婉動聽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切而不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至積漸稱譽之力也　透骨此英主所不免況仁柔之主乎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辨析條暢字字皆合情理如此論事方能開悟人主

陛下自臨御已來至中外驚疑　張長史云從聽言有異上起疑一層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至不宜有此　張云從進言有異上起疑一層

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于其君者至此不可不察也

若泛言當優容臺諫不別白其言之無他與剖破人主疑臺諫挾私妄言之根未有能動聽者也　張云論聽言者之異一層

自古人主之聽言也至則聽言易也　張云論進言者之異一層

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至則可知其用心矣　張云明聽言之所以有異一層

非所罷黜臺諫五人至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　張云明進言之未嘗有異一層

議者或謂言事之臣至以作威勢　所謂左右之助者此等是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明辨懇款　慶歷五年乙酉公時爲河東轉運使

論修河第三狀　指陳利害鑿鑿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其言慶歷之失策亦後來籌邊者之龜鑑也

故吾兵雖衆至不得不敗也　要語

表啟　歐公四六對屬流轉變化有如彈丸而矯枉已過學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風致

謝賜漢書表方經衡石之程　此句不類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此篇更有情味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啟　變調佳在不作長句

謝進士及第啟　少作風氣既不如唐又未變新體槩錄眞憒憒也

上范司諫書　歐公上范司諫書與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皆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文勢如雲之出岫愈轉愈妙

故士學古懷道者至與宰相等　議論崢嶸可以振作諫

官之氣

宰相尊行其道至言行道亦行也　足賀字正以起責字

懼字

九卿百司郡縣之吏至亦任天下之責　逐層逼入一束

上二段

夫七品之官至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又作一束轉到

希文身上　長史云拖一句接下

幸而城爲諫官七年至何所取哉　又將已五年二句翻

覆說透以見有待之不然

又曰彼非我職　帶前一句

與高司諫書而足下厠其間三句　此何庸牽綴及之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至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此一段

頗失之冗况王章事尤比類失當

上杜中丞書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至中丞之舉動也

此段申明不可隨以爲非

與陳員外書　太繁費

與郭秀才書　雖勉其進而不已然未嘗示以所當進者何業異乎韓之直道也

與石推官第二書　語太煩

與荊南樂秀才書天聖中天子下詔書至是直齊肩于兩漢之士也　長史云言昔之時文浮華而已今古文之學既行而學之又足以致名兩得之計非特爲界論已也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其自負既隱然有在而求士之道亦宜然公文之最近韓者　言外多諷切亦忠告之遺意

此一端也　拖起下意

士雖貧賤至士不爲用　長史云此是歐公本意顧用之如何爾　仍紆餘不迫

若修者恨無他才二句　兜裹前幅仍不許露
非致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　憤恥等語俱有照應
答祖擇之書　更鍜鍊則尤高古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　名言讀書則得古聖賢人以
爲師矣
答李大臨學士書　儘曲折
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　事字張改得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模擬而無自得此公早歲
文爾大抵歐自夷陵蘇自黃州以後皆以謫處窮僻有餘
閑致力於經史乃彌深厚也　荆川謂架空累層之文拔
須問其累層所發明者何語荆川論文亦止于皮相也
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歐公始稱仲
舒
正統論上　古今論正統者當以公爲第一特下篇稍有

冗語未盡刪耳　居正者實也一統者名也二者不可得兼以居正爲治世之本一統爲傳世之號分而言之可也旣冠之以正而蘇子又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則又失之偏矣

傳曰君子大居正至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以經爲案長史云先原正統二字來歷

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　長史云發明論者之失此二句一篇之總

秦親得周而一天下至其可疑者三也　長史云數語櫽括後篇之旨

正統論下天下大亂至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　長史云此段即是申明晉隋之爲正統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至而正統明　不易之論亦語有斷制　長史云以上伸己論之是以下辨諸論之非

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至〕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以下更有翦截筆力便高看子厚封建論是如何
春秋之說若弑而賊不討〔至〕況欲于天下之統哉　賊在
國而不能討則謂之無臣子若東晉但不能報讐與討賊
又不同類也
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至〕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
魏非眞能修文德也不過以江左文物所在人艷稱之
亦改華法制以自文代北之陋爾然行之未久而國亂非
如三代王者創制立法使數百年民被其澤也論其志亦
曰彼善于此云爾功則未也
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　孝文不當晉宋之代
春秋之時齊桓晉文〔至〕聖人有所不取也　直以其不能
一天下而黜之是也若援桓文吳楚爲比則斯時之爲周
者誰歟

及契丹之北也至漢乃殺之而後入　許王者唐明宗之子又豈可以存晉乎八句亦可刪

鹿門評云統之在天下未嘗絶也按正統有時而絶歐公千古特出之見而朱子所謂三國南北五代皆無統之時實因之也以統與蜀與晉又因南軒之例而不絶因餘之統雖有爲爲之而較之歐公所論則尤密矣鹿門不通古今妄欲判此大公案眞可笑不自量也　朱子雖有正統之餘亦予之統一例然魏吳皆漢臣子漢中王既承漢緒魏吳不得而抗也晉之瑯琊雖不能使義討賊如諸葛之屢耀其武然五胡皆常伏屬于晉晉祀不絶彼雖桀大名不容假也若宋之與金則本爲敵國書進爲界又不得以遼事爲比準之南北並書乃爲至公不知後世有朱子者作又何如耳　長史錄王子充正統論于此篇之後亦以歐公之說爲斷建炎南渡亦不予之以統

爲君難論上　能燭理則可以知人矣能知人則可以用人矣

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至何必更問羣臣　文子曰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淸泰帝之徒太原所以異于憲宗之平淮西也

本論上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　明道景祐之水旱豈天地之氣獨鍾于人而生大賢乎

本論中　文章漸嫌皮肉太厚人言曾文沓拖我謂曾視歐爲健也

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于天下　氣質

其慮民之意甚精至又奚暇夫外慕哉　說三代法制敎化之妙亹亹可味

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至末　不如韓云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二語表裏兼備

春秋論上　勁健有家法公文之至者

春秋論中　兩意淺深反覆析理明暢

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　長史云難明二字又進一層

其不爲正君者幾何至則何從而知其攝也　長史云此言是非難明則正名尤急

其生也志不克伸至亦何望于春秋乎　長史云此言善惡難明則求情實尤重

隱實爲攝至則隱決非攝　以公遇弑而祔于廟安得不以公書不可以此而難非攝也

泰誓論　明辨不冗

朋黨論　自是會做文章然久讀反覺其虛誇寡味此歐文之近蘇者　無誠意少和氣　宋仁宗資性寬厚愛人所病者多疑爾故公可以此論進若雄察之主方以朝士

植黨爲疑騄聞是說必謂其敢爲黨比又巧爲異說以自飾自炫言者乘之其不以誣罔不敬受禍者鮮矣有朋而不黨是君子所以自處人主宜迹其生平行事之素别白用之乃顛撲不破之論不必新說而後可悚聽也

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能辨是本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　以下指陳君子小人之情狀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此轉又透上一層翻說惟君子爲有朋尤足破人主之惑　長史云孟子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文全是摹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　以下舉自古人主能辨不能辨之得失治亂以証之

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跌宕

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上已極透快故

只用澹澹一句收結
縱因論然安知夫縱之去也至所以復來乎　此段終是
刻深但言其不可爲法則得之矣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至此又不通之論也　此却責備
得是即使其誠亦不過意氣之相感何如禮義之化使人
不入于惡乎
唐書兵志論及其末也至曰禁軍　禁軍自唐之盛已有
之不待末年
唐書藝文志論　四類乎起方是唐書藝文志論蓋于是
始分爲四也
帝王世次圖序　更簡勁尤佳
以孔子之學至宜其失之多也　數語可謂通人之論蘇
子由不知此而復爲古史其亦謬矣
而舜禹皆壽百世　添毫

外制集序　用筆極有頓挫言外亦感慨無窮

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　又申歎上兩層

蓋王者之訓在焉二句　語重收煞得住

蘇氏文集序　子美固杜公之壻然當時借以起事尤在范文正公故事甚微而斥逐不少貸前輩論此文都不甚分曉禍作于李定而張方平王拱辰之徒皆承呂許公之風旨者歐公于序文緣有所避不曾盡情說破

而集錄之以爲十卷　今作十五卷者又非歐公所編之舊矣　豈公于子美之詩別爲編故誌中首敘集錄遺稿之事後又稱其詩也

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至末　不惟不加愛惜并見廢亦非其罪及他人得路而子美獨前死此尤可悲悼者縈迴反覆言盡而意不止

江鄰幾文集序　既銘其墓又序其文公于故交亦止三

人耳故此文以蘇梅陪說

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三句　對蘇

與夫仕宦連蹇二句　對梅江

獨其文章尚見于世者　轉入文集

故余于聖俞子美之歿至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蘇梅二序妙處公已自發其蘊

仲氏文集序　此文殊少佳處後半亦不謹嚴

梅聖俞詩集序　得意之作

然則非詩之能窮人二句　跌宕

輒抑于有司　窮久

年今五十　提出將老

不求苟說于世至樂于詩而發之　一句一折

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　跌宕

其妻之兄子謝景初　景初之詩頗工蓋其淵源有自

魯直謂從婦翁得句法則亦本于此也　景初名師厚

其後十五年　以下文公他日所續書

謝氏詩序　此等文韓柳不爲

昔衛莊姜許穆夫人　至　其不泯没矣　太大太遠南宋後爛套實基于此

釋惟儼文集序曼卿嘗曰　至　則賢者安肯顧我哉　前後客主相配成章

然嘗竊怪平生所交　至　尚安能酬委于富貴而無爲哉下云以此諸其坐人若無此數語則難從不交妄人一段轉接耳

釋秘演詩集序　穆伯長尹師魯皆與演善見于師魯文集亦謂其好論天下事衣冠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云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　長史云從自家起　老少盛衰四字作關鍵

子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四句　長史云又入自已

予亦時至其室　長史云又入自已

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二句　跌宕

章望之字序　亦學韓然太直

送徐無黨南歸序　用立德立功立言之語而稍變之其意葢在言不能以徒立必附于德與功而後能必其不朽然轉至要處却不能說出師古聖賢之實于此見歐之本領規橅去韓甚遠也

子欲摧其盛氣　摧字收全篇有力

送楊寘序　此似學送王秀才序而不如者不獨筆力簡古爲難韓乃簡古中旨趣深遠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長史云歐公論梅聖俞詩詳于書聖俞稿後一篇與此序同時所作其後序其詩集十卷所謂詩乃窮而後工而最後作墓誌卽書此數語曰聖俞以

爲知言也作詩序惜無人能薦聖俞作墓誌又悲聖俞之屢薦而終不見用也

送曾鞏秀才序況若曾生之業至可怪也　駭其文思廣其學而堅其守　壯其志

而有司又失之　帶前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之失而賀余之獨得也　二句總結所以許生者悠揚不盡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長史云極似昌黎送王秀才序本其先世立說也又云大抵歐公文從脩五代史處極有得力　其中無味與昌黎絕遠發端語亦太宂

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　從萬州發端先着此句方不散漫

用兵不過萬人　欲誇功德之盛而語非實錄文字必歸無用乃書生之陋也未有師少于三萬人而能攻一國者

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　郎紐

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至末　雙綰

傳易圖序易之傳注　以下又論傳注及師承

詩譜補亡後序　雖少深旨而文頗醇潔

夫不盡見其書至其能使之必服乎　善論

刪正黃庭經序　明白條暢

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　轉到黃庭

若大雅君子則豈取于此　收歸無仙本意

韻總序　發端迂遠諱其所不能而姑為大言以張之此

作者之大病

故儒者莫暇精之　非儒者之莫暇也近世小學廢矣

禮部唱和詩序　此等文未能喻其佳處

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　宋時試期之寬如此故校閱宜

精且有餘力唱和也

集古錄目序　使子瞻爲之必不若此費力　自不逮實

繪諸記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　上旣有聚多必散之語此

轉似贅

予對曰足吾所好 至末　回抱前半亦不見筆力

桑懌傳以免短使送三班　免短未詳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　名言

仁宗御飛白記　較東坡文爲深厚公事仁宗久自然尤

言之沉摯也

蓋以遭時清明 至 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　長史云從高

一層說來

余曰仁宗之德澤 至 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　長史云從

低一層說來

御書閣記　晦翁以此爲公文第一　開元以老子爲祖

且有道舉而太宗未始崇信其説特以前代帝王嘗賜御
書因而賜之此可見祖宗好尚之正而彼得之尤爲光寵
絶盛之事以此立論轉到興復上亦可作一篇文字
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　挽上開元

相州晝錦堂記　題無深意特高一層起論施諸魏公獨
不爲夸　荆川云前一段依題説起後乃歸之於正此反
題格也按反題却愈切題所以佳　閣云爲時名卿謂父
國華官右諫議大夫有列傳歐公爲作眞贊　臨大事六
句宋史取以爲列傳論

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　此志字淺
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提過本意
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長史云言公少時之
志便如此
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　有此詆佑則前半方不

涉客氣若不量輕重只要高處立濶處坐便成亂道矣

有美堂記　通篇以虛景成文

峴山亭記　長史云前半篇俱是後半篇影子　言外有規史君好名意葢叔子是賓光祿堂却是主也　史君非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葢心非之妙在微諷中有引而進之之意仍歸於敦厚也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　起句用襄陽耆舊傳見世說注

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長史云爲後人針砭亦是爲後人放寛

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爲後其爲人與志之所存伏脉　無自待者厚二句便義理不圓足文章亦徑露少味矣歐公此等處尚得韓法也

因以君之官至並傳于久遠　據事直書諷刺自見

君皆不能止也　諷

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至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　長史云有諷有頌　立意好而文法太早熟

李秀才東園亭記　本不足記故但書其不能忘情于園亭者

修友李公佐至命修志之　下方詳敘隨之風土先點出爲亭作記方不散漫然亦嫌其語太煩也

隨雖陋非吾鄉　六字收束前二段

泗州先春亭記　有用文章筆亦峻健

泗之民曰至以食役者　長史云以出米助役爲民之意說得有體

且推其美于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　長史云此却說是張侯之意尤妙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至末　補明因其舊葢前政

亦知所先者不欲沒其人因可歸重堤上也

眞州東園記 園之廣百畝 至 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 先撮記園之大略

芙渠芰荷之的歷 至 鼪鼯鳥獸之嘷音也 細記園之景物 就廢興上相形逐段裁剪文字始不平衍又得當時郎圖指點神貌

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 覩筆生動

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 來遊不記三人但記士女并爲結處無辛苦愁怨之聲伏脉

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 至 吾亦不能言也 補寫圖外之景趣是文章染法彌有餘情

其爲我書其大概焉 落到作記此虛後實此正後反皆有層次變換

眞天下之衝也 應起處當東南之水會句又轉出一層

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　即總收前文所載
而又協于其職　從相得二字中結到園之可記而非徒
以其眷眷于是也
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　包括
首尾　結處故非溢美此園之所以可記也
乃爲之書　記字結

海陵許氏南園記　長史云南園者許君之鄉園也故本
其居家之孝友以風示其鄉之人亦在鄉言鄉之義也
海陵去眞州密邇以發運使還臨本州爲小園于郊居旣
不足鋪揚且有桑梓之敬又不可泛入與民同樂議論故
從許氏世有孝德能化其鄉意推而論之非漫然翻案破
壞記事文體
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　至亦不足書　將園字撇開
從海陵許氏四字着意

凡海陵之人至登其臺榭　于記園仍善抱不脫
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　從上文世字生下
將見其園間之草木至不擇子而哺也　張云似昌黎董
生詩　又作此一層文勢方不單薄于園上亦有餘味
叢翠亭記　早歲學唐之文　似柳
蓋其名在祀典以下　此處尚少煩
見山之連者至若鬬若倚　寫出叢字
菱溪石記刺史李濆爲荇谿記　李濆荇谿新亭記見文
苑英華此句疑脫新亭二字
予感夫人物之興廢　一句結上生下
亭負城而近　荇谿新亭記云得古溪于郡之東北十里
栲栳山水記　前後意不相屬浮槎之水安知非前人所
未親歷而龍池或至宋而壞也乃遽發怒于又新何哉
以吾郡言之虎邱石井唐人品爲第三今不可食天平山

白雲泉發自范文正公今水味亦減矣使歐公爲文又作
何語耶

游儵亭記　翻得好

吉州學記　意思氣象俱勝　句句切慶歷吉州之學其
中照應極綿密　長史批分三段看前言宋之學久而後
立而歸美于天子次言吉州之學不久遂成而歸美于李
侯後言學之道又必久而後成以深致責望後人之意尤
覺神理警動

學校王政之本也至須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　長史云
此于立學遲久之故特作一段回護

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　長史云李侯治吉在未
舉詔書之時此作者着意處見其賢于他人

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至而來學者常三百
餘人　長史云此是記事正面

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
長史云上句遠應下句近接
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　公于本論下篇亦云
然
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　長史云收起處
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作記只一句結出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長史云是廟記不是學記
釋奠釋菜至獨春秋行事而已　長史云廟以祭而設故
從祭祀說起是議論有原本處
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至何其謬論者歟　此層議
論徒欲駕韓之上不知乃犯駁題之病行文亦少撿局矣
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至可勝歎哉　長史云有此一段
方見廟之不可不修方見修廟者之功
豐樂亭記　和平深雅　余嘗過清流關者其嶺甚旱不

爲絶嶮特以介南北之衝取滁之所必爭故耳
修旣治滁之明年夏至闢地以爲亭 此一段先記亭
曰明年則旣在歲物豐成之後矣
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處含共樂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本其山川 以下記
豐樂之所以名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至何可勝數 此段意思甚好但
下字亦寬緩須如東坡表忠觀碑纔得精神 必說到殺
人盈野殺人盈城着在百姓身上乃見今日休養生息朝
廷功德之深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淸 插入山與泉一筆
今滁介于江淮之間 道其風俗之美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 地僻
民生不見外事 事簡

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俗之安閒
而孰知上之功德　宣上功德
乃日與滁人　共樂
風霜氷雪刻露清秀　南山逼冬〻轉清瘦刻露圭角出崖
竅公二語從韓詩出也
樂其歲物之豐成　破題
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　其字從東坡書此記
反應五代之際二句反覆以宣上恩德意
刺史之事也　應治滁
遂書以名其亭焉　結句是記事之體

醉翁亭記　長史云通篇命意在醉翁之意四句下分兩
大段摹寫　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有疑淵明詩篇篇
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公此篇中用其
語　獨孤至之瑯琊溪述云公登山樂山者爭同無小無

大乘輿從公又云時時醉止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轓徐
驅亦採用而變化出之
環滁皆山也　起句是法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以下　第二層又寫瑣屑事
臨溪而漁至太守醉也　還題中醉字
泉洌而酒香　泊宅編云東坡書此文改泉洌而酒香作
泉香而酒洌按倒轉則句響亦本月令水泉必香也
樹林陰翳三句　無此一層卽意味索然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至末　遂層帶轉　兼取濠上之
意
畫舫齋記　善于洗發後來如戴帥初輩專效此種
豈眞樂于舟居者耶　樂字卽反起下一段
峽州至喜亭記　江出峽始漫爲平流　按漢書地理志夷
陵下注應劭云夷陵山在西北是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

乃云峽口之嶮至此而始平夷無乃未之攷歟
故舟人至此者　出至字
相賀以爲更生　起喜字
夷陵縣至喜堂記　前段極言始來而不樂之由皆爲下
文既至而後喜之地中間因朱君待公厚而堂又爲公作
也故插敘能變隨俗以致歸美之意末仍以此作收文字
照應處得大體所記雖止一堂仍非獨爲吾一人之私也
夷陵者楚之西境　至而詩人亦曰蠻荆　上皆敘細碎事
着此三四語點染乃質而不俚

歐陽文忠公文

義門讀書記上卷

義門讀書記

歐陽文忠公文 下卷

長洲何焯屺瞻

偃虹隄記　王得臣麈史云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湖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間滕子京謫守是邦常欲起巨堤以捍怒濤使爲舟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于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守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然則文中云用民力若干及上于朝廷決之三司之語何以書也姑採之以存疑　長史云前段敘次又是一法　眞州東園記只在許君口中作一大段敘出此又分作數次問答逐段零星更不雷同　凡記之正面皆從使人口中敘出後半只以望後人不至怠廢發論抒柚特變

王彥章畫像記　儗書張中丞傳後

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　長史云用兩語引下

其記德勝之戰尤詳　長史云先提此句下復插入他語

然後接出　總攝家傳敘過然後獨提德勝之戰洗發抒

寫胸臆

公之攻德勝也　重提起

是時莊宗在魏至已不及矣　反襯生色

奇在速速在果　與西夷相持當務持重李牧之事千古

不能易也邊將以輕入屢敗其誤正在速而果耳歐公此

論蓋不知事勢之異而慕為奇所謂以口擊賊者也

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長史云又用兩語引下

又得公畫像而拜焉　長史云亦先出畫像下復插入寺

名所由然後接說畫像

至今俗猶以名其寺　終人死留名之意而歸重于忠義

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　收前一段

而予尤區區如此者　打轉中一段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至侯怒而爲之也　先記其事　怒而爲一篇總破此句

禮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祠之者歟　以下明侯之必不爲是以病民而駭之

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　以下又見亦非侯之所能爲也

有司者　三字爲句　猶陳平云有主者

蓋聞陰陽之氣至疑有不和而凝結者　又從怒字轉出陰陽之怒一層還他個爲之者有此方能持論不輕淺

不然則喑嗚叱吒至末　不直不盡破得倒仍不似村公語　末一轉正反復以見其不由于侯却不作煞語故有餘味

明因大師塔記　亦學圬者傳
文言爲兒時聞長老語至爲太平之幸人　爲浮屠矣轉
搬此等語何爲
因并書其常語予者　不欲爲外氏之說又嫌文太寥落
故出此變例然了無眞味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多精彩處而恨其過于煩　德用
嘗附王超後刪取此文三之一爲傳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至豈多言哉　眞知兵矣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三句
鹿門謂此處序得少醞按此王旦碑也可復煩乎
寇準爲樞密使至豈可求耶　或謂此事宜諱寇公亦賢
相也按寇公既有此不學無術之事生平專主北人擯排
南士故歐公不復爲之諱爾
諸孫十四人　書孫幾人而不詳其名晏元獻碑亦然

贈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公以詔令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　誌之他日以揞欲于一條鞭之外議加者可也

銘　皆發明勞字

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丁父憂去官　至求去官服喪不許　起復與不許服喪皆非美事碑中略之可也

坐以劾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　明著其事者見罷之非罪爾

孫十有三人　曾孫幾人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敘范呂本末斟酌稱量特微而顯公文之至者

公少有大節　至吾豈苟哉　此段先敘公之志行其後立朝皆事事與其言相符

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　至以全大德　見不擇利害為邀

舍

當太后臨朝聽政時至其事遂已　其事遂已四字東坡嘗質之于公以為誤

於延州築青澗城至又城細腰胡蘆　築城據要害之地有險可守而又營田以足食訓練以足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備邊之長策也若寡謀輕舉鮮不敗事

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　州兵萬八千人一將所訓練三千人

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于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　見公非不能戰

一日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　機事密

至于販築之用大小畢具　儲備預

戰而賊走追勿過河　料敵審

公居三歲至復靈武　此見公非止以自守方俟制敵有

餘徐規進取

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至而紓西人饋輓之勞　禦邊非參用民兵不可習其地利知賊虛實又愛護宗族鄉黨人自爲戰也然悉縣以爲軍則兵休事息不可復爲平民而養兵之費亦難以支矣銷兵省運尤公筭之要者故帶敘于後

自公坐呂公貶至遂起而不能止　數行中無窮轉折中間呂雖借用公以困公然其事非失舉也故平心而進之可謂得春秋書事之法矣

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　厲階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流涕

然事有先後三句　見公之爲政本與更張無漸者不同但爲忌者百計撓之耳

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　與前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二句暗接
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　元昊請和而邊召歸邊事不竟
其用也參政纔一歲而復出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政地
不竟其用也皆與公自言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相應
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　文中但詳于言職邊備政
地故知七州以二語包之
亦公之志也歟　收轉有志于天下句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孫女五人　并書孫女幾
人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介介然有仁
者之勇君子之剛　虛提
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某厚矣　此實其剛勇之大者故
另敘

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　即蘇子美事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文特遒勁

及爲曾氏而蒧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　蒧古點字史記仲尼列傳如此

而亦有所不得載也　此句精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自杜赫爲秦將軍　敘杜氏當自杜周始

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　京兆之杜以何時徙越亦不可無據

公治吏事至則簡而易行　明敏則易略故審覈爲難推析豪髮則易煩故簡易爲難

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　而已猶而後已

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

至不如因而撫之　此不可不審若彼不肯分反爲所笑耳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至以釋天下之疑　詳此段郭后之疾已非一日其謂文應酬之者亦非也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往時閩人多好學至作五戒以教諭之　對明知風俗句

三司開封府世稱省府至遂拜三司使　留開封事與三司同敘迴應精明句

來者有醫　來疑作疾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　茅云舉進士何以得讓按舉進士乃漕試也

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　王審知據閩時無名租也茅謂

即五代王建之後者謬

若何而拜乎　善于立言　湘山野錄載此事曰簡肅公闕右入語氣明直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直道當時語極有生氣如歐公云若何而拜耶便無力此并不如李習之作韓文公行狀手段也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至于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　提筆

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　至　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　守境而不出師是承平備邊良策若輕舉以致變故則事不可爲矣但當擇將以任之爾李文靖謂梅詢之諸老成碩畫非喜事少年所知也

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　至　而河北之兵解　前二邊並提此處雙應

還判三司開拆司　還朝
復直集賢院　還朝
召爲龍圖閣待制　還朝
入知通進銀臺司　還朝
已而失職逾二十年至不復言兵矣　又將前後一鎖濴
洄有情
享年七十有八以終　二十六至七十八五十二年白首
擯抑結此句有無窮悲慨
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言所得于斯世者僅壽考爾蓋深
悲其不遇也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通篇以論兵
作主
公嘗爲御史至貶監舒州酒稅　此是公立朝大節故亦
另敘

拜著作佐郎　先總一句

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

子見前不重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初舉進士至再舉進士及第　得同學究出身者舉進士不中而以明經出身至八年則再舉而及第也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蒙趕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至君即上書引咎　既納其降奈何復盡戮之蠻亦人類耳若希範窮走被擒醢之以懾羣蠻可也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過鳳翔謁其府尹至以謝君　俯伏庭下何其賤也責尹慢士何其妄也陳家小兒特紈袴中之無賴子弟耳此何足書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請高塞粟之價下南畝以償之　似明朝商屯之法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趙元昊寇邊　至　遂以敗死　此邊
將所當知　唐與李皆喜談兵　亦不知斯言爲可取　何歟
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　讀李牧傳自見
君歎息憂悲發憤　至　已而以疾卒　晁以道作李挺之傳
言子漸以哭李過哀而死　蓋其中本以時事抑塞　適會哭
李乃發病也　晁之文見貧退錄
豈其志之將衰　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亦悲憤　亦深遠
湖州長史蘇公墓誌銘　是公極用意之文　精神筆力兩
到　長史云窮于美事　見其關係却大　其意亦直以史筆
自負　悲當世無人拯子美于旣廢之後　聽其一斥不復
身後僅賴一婦人能守其文章　則所得于斯世者何疏闊
耶　文章須識變　不可執徂徠明允諸例繩之也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　或疑起手爲失體　謂蘇
君豈僅以妻重者　按宰相杜公壻句難點　故先伏在此　若

至後始見則似范公因杜公故而薦矣作者各有苦心難
與村漢道也
又號泣于其父曰 至 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內言不出于
閫張圓之妻無宗族子方在抱故可以未亡人之辭爲請
若宰相之女叅政之家子又長矣可自言非歐君不可銘
其墓耶鹿門譏之謬矣
其上世居蜀 亦欒城之別耶
少好古工爲文章 上已敘過集次文章故此處略帶
長史云此句只略敘因已見文集
自元昊反兵出無功 至 乃以事中君 長史云通篇只着
意重寫此一段亦可窺見公史筆之大槩也 集序中所
謂意不在子美句于誌乃暢言之 祁公雖爲宰相尚非
小人所深忌故先敘范富更張秕政而後帶出
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 長史云奏用二

字書法

大涵肆于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　長史云此獨詳其能詩

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　長史云以史筆自負

銘辭　深歎仁宗聽之不聰而不許露

荒孰問兮杳難知　此句即屈子天問之意也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其氣象甚宏偉然後來廓落之弊亦自此開不如胡先生墓表爲穩當而稱情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　至吾勇過孟軻矣　長史云提出先生直道取禍處先重寫一大段

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　長史云此處虛提

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　長史云死後事倒提在前　以奇禍中傷大臣謂朋黨

也
先生世爲農家至乃詩之所斥也　長史云敘次事實亦
于作詩一節獨用詳寫
先生年二十七舉進士甲科　石與公同年一甲進士
乃作慶歷詩至子禍始于此矣　長史云此處實敘
先生自閑居徂徠　發明所以稱徂徠先生
及在太學　長史云與前爲道講相接
其斥佛老時文至亦以是教于人　長史云插入此段敘
其著述及所爲教法
以是行于已亦以是教于人　終前以師道自居之事
杜祁公薦之天子至乃直集賢院　敘杜韓之薦貽終前
欲中傷大臣借以起事
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至末　長史云公之直亦甚矣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有蜀君子曰蘇君　張

云昌黎敘孔司勳法　是用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文法所謂國士無雙也

君之文博辯宏偉至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　張云又提出寫其所以爲文因及其人以實其爲君子

而君少獨不喜學至故號老蘇以別之　張云再詳寫其爲文之始末

葢其稟也厚四句　透出前純明篤實四字

初修爲上其書至未報而君以疾卒　張云然後敘其出處

三女皆早卒　温公程夫人墓誌銘云長男景先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旣嫁而卒旣不著其所歸而此文又止云三女所未詳也

君善與人交四句　張云補敘其爲人

葢晚而好易至未成而卒　補敘著述在晚年者此與卒

葬相連故補敘

蘇顯唐世賓欒城人以官留眉　張云補

蔡君山墓誌銘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至何以塞吾親之悲　亦用歐陽詹哀詞之意永叔之于韓其尊信葢亞于六經云

梅聖俞墓誌銘　唐荆川曰一準貞曜誌按觀孟誌已冗矣

嘉祐五年至皆有以賻䘏其家　敘此者正以哀其窮而不遇知之者如此其衆而僅以詩鳴爲可悲也

至聖俞遂以詩鬪至而聖俞詩遂行天下　長史云從其有詩名先寫一段

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至辭固而狹陋也　長史云又從其所以爲詩處重寫一段

其應于人者多　帶上段一筆

至于他文章皆可喜　補此句伏後唐載諸書
聖俞爲人至可謂君子者也　長史云寫其爲人仍不脫
詩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至惟梅某爲宜亦不報　長
史云敘其平生遭遇又特提出寫此一段總在能詩處着
眼
聖俞初以從父蔭至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　長史云
然後總敘平生仕宦
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至書成未奏而卒　長史云
然後及他著述曾奏御者此與官蹟相連故先敘
余嘗論其詩　長史云仍以詩結
銘詞絕妙槩括書聖俞稿後之意而尤渾雅雖韓公不過
也
江鄰幾墓誌銘　雅潔不煩濫

君子治人至冀以感悟　用之不盡故僅舉其略著書則所由以改官者神告一篇爲當時切務故提出另說

黃夢升墓誌銘尤以文章意氣自豪　通篇以此四字爲眼目

張子野墓誌銘　此又一張子野非張三影也

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纍時之盛　此句剔得好

初在洛時至可哀也已　摹擬馬少監誌

尹師魯墓誌銘　謹嚴而淒婉　師魯誌外于莫誌爲勝

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　意所謂息戍者不外乎此

家無餘貲　此句兼寓不辯之辯

銘詞非公自言之固未易窺其用意之深如此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如此古雅峻潔何必減班孟堅

勝徂徠文

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至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于士大夫　學史記極生動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　首尾以治春秋爲結構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此非歐公得意之作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不作可

書其子孫之衆五句　他墓誌孫不書故自發明變例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見其鬢髮垂白至皆穎發而秀好大涉摹擬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女子又早亡故不得不寫虛景

于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　言繼室則非夫人歐公似讀左傳不熟蘇文忠富公神道碑亦誤

石曼卿墓表幽燕俗勁武至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長史云先總提一段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至遂爲校理　長史云先總敘平生

皆略而不詳

莊獻明肅太后臨朝 至 則人人皆勝兵也　長史云此乃表其大者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 至 稱其意氣　長史云應起處一段

其施設之方三句　其所負者大

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　其自顧也重

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　此與世難合

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長史云亦與起處照應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 至 故吾于周君有所取也　發端太冗

胡先生墓表　極鄭重而又不失于夸大此歐公之文所以情味獨至也

其在湖州之學 至 取旁官署以爲學舍　長史云詳敘湖

學太學兩節乃是表其大者

其言談舉止 至 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文氣一收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 至 又以太常博士致仕　長史云然後總敘平生俱略而不詳　論樂只輕敘　遂居湖學廼居太學仍居太學此三句是眼目

東歸之日 至 路人嗟歎以爲榮　長史云亦是收束

其世次官邑三句　長史云俱略而不詳此是墓表之體

瀧岡阡表　孔叢載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歐公所述崇公之言全本于此

自吾爲汝家婦 至 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先虛提四句歐文往往如此

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　劍今本作抱按抱字是不知

者妄改鄭氏曲禮注劍謂挾之于旁洪容齋隨筆五卷辨之甚明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　遥按有待句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　韓吏部行狀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公蓋本此語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鹿門云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歐陽公曲意摹畫以覆之按曾子固政要策云宋興旣歛兵于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守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爲適然故盜賊起輒轉劫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由此觀之此文蓋適得其平非曲爲解也不可以明制有衛所之兵有城守之責議論前人文字

祭蘇子美文　激昂

祭梅聖俞文　眞至

祭石曼卿文　擬柳子祭呂化先文　無味不知人何以多好之

祭丁學士文　施之元珍亦過情

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　太劇傷雅

秋聲賦　雖非楚人之辭然于體物自工至後乃推論人事初非純用議論也譏之者只是不識公于文章變而不失其正爾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至胡爲而來哉　先賦聲

又如赴敵之兵　與後殺字相映

四無人聲　人聲二字上顧赴敵下爲在樂一段起本

蓋夫秋之爲狀也至乃其一氣之餘烈　此賦秋

故其爲聲也　合到聲字

亦何恨乎秋聲　反結悲哉句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　以細聲結　韓子云以蟲鳴秋結

仍渾成該括

怪竹辯　頗似論衡無一結則爲小兒語矣　欒城云歐公碑版今世第一怪竹辨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論尹師魯墓誌意謂舉世無可告語至詩人之意也　銘詞非公自言固不能遽得之也總之古人文章其來源甚遠非深考六藝未足以知其深處

不辨師魯以非罪至自然知非罪矣　其祭師魯文已極言其冤矣此亦在可以互見之例也

則前有穆修鄭條輩　厚齋云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及有宋先達甚多　如柳開孫僅皆學韓開之徒又有張景也

記舊本韓文後則喟然歎曰至以償其素志　立志之始亦志乎久而已矣　應素志

故子之仕至而所學者宜然也　昌黎云非其文之好好其道焉爾公亦謂吾所謂文必與道俱此五語者學韓之本也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　暗收久字

讀李翺文　此文免不得學隨心粗四字

此中庸之義疏爾　中庸言致中和而習之欲滅情以復性正墮于佛氏之說而與中庸相反以是爲中庸之義疏亦歐公知言者淺也

恨翺不生于今　透出一今字已爲後半地

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至則不復云矣　此數語過于抑揚遂似此賦後半公未之見者無論李非韓匹也

宋人文字中大病者自公開之

然翺幸不生今時四句　此是作文主意借河北以比遼夏也

可歎也夫　與前兩歎字呼應收住

書梅聖俞稿後　凝送孟東野序　詩本出于樂但後半于和字無所發明不若昌黎所謂鳴其盛鳴其衰說得有分曉也

